

凝神创作动情书写

李炳银

敦煌在中国,可敦煌艺术的灿烂存在和强烈影响,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话题。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因为战乱和地处荒漠戈壁深处,因为多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敦煌清寂荒凉,曾被多国文化盗猎者光顾和偷掠,遭受自然和人为破坏,令人深感痛心。

可是,自从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与他的伙伴六人自重庆、兰州,经河西走廊穿越荒漠戈壁,经历一个多月的艰难困苦到达敦煌之后,敦煌的历史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常书鸿在留学法国巴黎时,已是在绘画领域崭露头角的新秀人物,可是193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他在巴黎街头看见六册《敦煌石窟图册》时,突然被深深地震撼了。随即决定,停止在巴黎安逸的生活和自己的绘画艺术创作活动,携带妻女回国,奔向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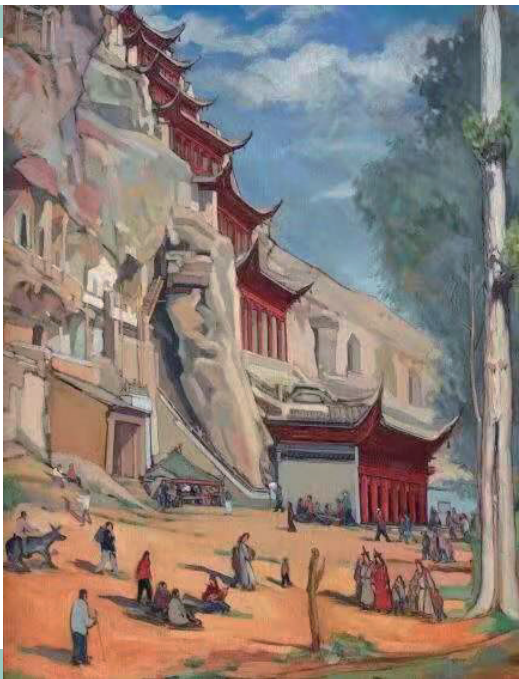
常书鸿自1943年2月离开重庆奔波到敦煌,开始在非常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极其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守护经学神奇、灿烂敦煌艺术,甘愿以接受“无期徒刑”般的决心奉献祖国文化瑰宝,后虽经历千般生活苦难,甚至妻子私下背叛离别等精神情感打击,依然初心如故,矢志不改,直至一生,成为独特彻底的“敦煌守护神”,成为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献身的独特英雄,与敦煌共存历史。叶文玲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经过多次直面面对、现场采访和大量资料收集动情书写的常书鸿传记。其对人物经历故事真实本质和深度的体会探求,是难得的个性呈现。面对敦煌、面对戈壁荒漠、面对常书鸿这样独特甚至具有丰富内容和传奇性的传记对象,叶文玲的这部传记作品也弥漫和充盈着肃穆、动人、奇妙、灵动和富有跌宕起伏的个性特点,甚至可以视为现今的动人文化“圣徒”或为伟大文化献身的“饲虎”故事,极具感染人的力量。

传记作品,是依傍于传主对象而成长的文学创作。因此,传记文学不能成为简单的说教宣传,非常需要选择好那些欲细砂成高塔的传主对象,不管他是一个英雄伟人还是一个底层人物,只要在精神情感和性格行动上具备影响他人的感召力,都可以成为很好的传主对象。常书鸿对于敦煌文化艺术的崇仰和珍爱,以及不惜一切为之守护的坎坷传奇经历,和他的这种选择牺牲所表现出的千古价值成果,都是非常难得的传记书写对象。叶文玲的选择本身就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很好的优势基础。再加上因为叶文玲对常书鸿精神情感性格和经历行动的熟悉与深入体会,所以,作品的文字叙述描绘,总是在最紧要关头和深刻的节点上运行。像常书鸿对敦煌文化艺术发自内心的崇仰,愿以终身依附的选择投奔情形;像他经历艰难九死而不悔的意志表现;像他宁愿减少自己绘画创造活动而全身心投入到敦煌艺术的守护拜谒及弘扬过程的行等等,都是作家用力追踪的地方,把握的也十分到位与适当。这是作家对书写对象认识把握能力的表现,很多传记写作在这些地方时常失去定力,而陷入空荡甚至庸俗的泥潭,导致作品苍白和浮浅。

叶文玲是个有丰富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因此,她非常看重人物在作品中的位置和价值作用。不像有些传记,被作者写成了传主的年谱或大事记录,成了一种流水账的记载。《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一部始终围绕传主文化精神情感、事业经历性格来展开的书写。常书鸿的文化精神表现、情感行动经历成为一根粗壮贯穿的中心结构线索,在时间和变动表现的过程中逐渐呈现。所有的震撼、选择、艰难、苦痛、收获、喜悦等精彩的人物经历细节故事,都在这个结构线索上展开,有序而异彩纷呈。像作品描述常书鸿亲临敦煌,面对洞窟破败的情形时的伤痛、像遭遇妻子背叛站在自家门前的痛苦艰难抉择心理、像看见他和弟子的辛劳付出后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出现新气象时的欢欣情景等,都使人有如身临其境之感,与传主产生共鸣和情感沟通。而常书鸿的高洁、壮伟、坚韧、深情的性格形象也跃然纸上。该书让人在感受常书鸿本身的同时,对伟大的敦煌文化艺术亦有很多感受理解。作品也因此表现出浓郁丰盈的文学感染性,堪称上乘。

值得高兴的还在于,在此传出版多年之后,叶文玲在原来初版基础上,依据新的认识理解和资料收集,对作品再次认真修订,在内容丰富和文学表达方面都有很好调整润色,使之更加准确、充沛。浙江人民出版社又给予精心设计,让这本蕴含厚重风韵的传记,得以精彩面世,不失一文学出版盛事矣!

常书鸿油画《敦煌四月初八庙会》



1月12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联合主办,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省作家协会承办的叶文玲长篇报告文学《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研讨会在京举行。为写作此书,叶文玲曾6次前往敦煌,与常书鸿先生及其家人、友人建立了深厚友谊,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书中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娓娓道来,直至常书鸿病榻前的人生回顾。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总编辑王利波、副总编辑洪晓,以及施战军、何向阳、范咏戈、张陵、李建军、李朝全、傅浩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本书作者叶文玲,常书鸿之女、画家常沙娜以视频形式发言。研讨会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黄传会主持。现摘编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为敦煌守护神立传

范咏戈



1983年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常书鸿在敦煌 石少华摄

敦煌,还有荣获了“共和国勋章”的“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和常书鸿一样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敦煌有幸;因为他们,中国文化有幸。敦煌精神永远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火炬。

《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是一部有温度的大书,其新闻性和文学性达到了较高统一。整部作品精彩纷呈,情见乎辞。其对人物内心情感的揭示尤为成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写常书鸿的几场梦:一次是常书鸿一行走了一个多月还未到敦煌,疲惫至极的他倒在挖瘠井的土炕上,忽见一位老僧进来问他读过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没有?他忙答道并细叙西行之难,老僧对他说:“先生欲成就就窟大业,意志弥坚,定能如愿。至于敦煌宝地,已在眼前。”惊醒后却是一梦。这个梦反映出他的殉道精神。一次是深夜骑马追前妻陈芝秀到玉门,昏倒在戈壁荒漠出现幻觉,只见一群武士押着一男一女来到他面前,原来女的正是陈芝秀,他大喊一声:“秀芝,你糊涂啊!”随即昏死过去,后被偶尔路过的钻井工救起。这个梦反映出他情感受到的打击之重。第三次是常书鸿逝世后的“魂游”,对他一生的无悔追求一一闪过。这段文字给人带来灵魂震撼,也将作品推向高潮。看得出来,这些梦是作者精心设计并无缝镶嵌在文本中的,是神来之笔,不仅极大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写作所倾注的澎湃激情。巴克在《基希及其报告文学》中说:“在小说里,人生是反映在人物意识上。”“在报告文学里,人生却反映在反映者的意识上。”报告文学是作者思想可以更直接的一种体裁,这也是小说和报告文学的疆界。《此生只为守敦煌》的作者六下敦煌,深入采访,积数年之功,对常书鸿精神探得透彻,达到了对传主的深度理解和准确解读。作家扎实的文学功力赋予作品灵动而不蹈虚之美。胡风先生曾提出创作主体要有“主观战斗精神”,即作家要在对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的同感,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融为一体,优秀的作品应是主观战斗精神燃烧的产物。在《此生只为守敦煌》这本书中,我看到了这种燃烧之美。

是学者,也是民工。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他拿自己的画去卖钱作公费,甚至为修一个门匾尊给一个商人画肖像。住的是寺院土炕,没有菜肉,吃南方人难以咽的干粮,四周没有任何娱乐,两次遇到生命危险。快要解放了,为防止土匪劫持文物,他拿起几杆破枪说:“如果真的来了明火执仗的劫匪,那我就豁出去与他们同归于尽了!”此时的常书鸿已热烈拥抱新社会,决心为敦煌殉道。他以创新的敦煌壁画临摹和论文,成为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命运对他的磨难还不止于此,除了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还有个人的家庭变故,情感遭遇。前妻因为忍受不了艰苦,把他和孩子丢下与人私奔。他连夜骑马去追,几乎毙命在荒漠中。但即使这样的境遇下都没有半点退缩。他奠基了敦煌学,更奠基了敦煌人的精神。此后,一代代敦煌人牢记“坚守”两个字,用坚守的日日夜夜丈量千年时光,将一生热情,才华投射于洞窟的壁画和雕塑上,也把敦煌的文化气韵留存自己的生命。后来者段文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呼唤的仍是

人生因何而伟大

李朝全

来,因此他自身也获得了伟大。常书鸿倾尽一生都是为了保护好敦煌,利用好文物,让敦煌莫高窟这些尘封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石窟、壁画、雕塑等文物活起来,造福人民。常书鸿毕生都在为这项工作而努力、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在这个过程中,他牺牲了自己优裕的生活,乃至牺牲了家庭幸福。如果他不守敦煌,不放弃原来很好的生活,他跟陈芝秀的爱情可能也会是幸福美满一辈子,可能也会一直都是令人艳羡的神仙眷侣。但是,因为守敦煌,因为苦守大漠孤灯,他可能就对自己的妻儿造成了一些疏忽和亏欠,或者说他也会心存某种愧疚,换言之,他无疑做出了巨大牺牲。在书的最后,作者以常书鸿的口吻对他的一生进行了“盘点”和剖析,这也可以看作是常书鸿的心声。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是有反省精神的,他选择了正确的职业和事业,但他并非事事正确永远正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常书鸿对自己的前妻陈芝秀其实也慢慢地谅解甚至是理解了,因为每个人物也有选择的自由,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常书鸿选择了最艰难的,陈芝秀却希望从这种艰难中“逃离”。常书鸿的一生启示我们:人生应该如何度过,如何才能过得更有价值、更不空虚,也就是,一个人活着,应该考虑为人世间做什么、贡献些什么,为历史留下些什么。常书鸿的这部传记,或者他的人生选择,自然也就具有一种励志的价值,能带给读者以思想的启示。每个读者在阅读这部传记时,都可以通过常书鸿的人生照见自己,思考来路,做好选择。人生就是一道道选择题,在每个节点、每个时间的关口或者人生的路口,都要力争作出正确的抉择。因此,《常书鸿传》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

这部作品最动人和感人的是情。首先是常书鸿的夫妻之情,包括常书鸿跟他前妻陈芝秀“欢喜冤家”、“爱恨情仇”这样一种纠结的情感。两个人开始时可以说是一见钟情、青梅竹马,无奈苍天真易老人情易变,艰苦的环境可能特别能考验爱

情的力量。在西部艰苦环境的考验下,陈芝秀退却了,变成了爱情场上的“逃兵”,或许,由此她的人生便注定是失败的人生。书里也交代了她后来的下落,可以看出陈芝秀后半生是比较潦倒的。当然,作品中也写到,陈芝秀后来对自己的人生也有所检讨,她说这一切都是自己“该有的报应”——是自作自受,就像人们常常相信的因果报应,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当年的那些选择都是她自己作出的,后果也理应由她自己承担。这两个人的感情历程让人读得扼腕唏嘘,怅惘不已。

当然,常书鸿和李承仙忘年的爱情故事,更是让人羡慕,二者堪称神仙情侣。夫妇俩志同道合,琴瑟和鸣,在艰难和苦难中相互守望和扶持,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时,两个人相互搀扶一路同行,谱写了一曲真爱长歌,这是一段动人的爱情传奇,人世间最美的爱情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其次是作者把常书鸿和其儿女,尤其是和长女常沙娜之间的父女情深写得非常动人。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偶然间发现了女儿绘画的才华,从此便一个劲儿地鼓励她,在各方面培养她。当外国友人叶丽华带她去美国学习,身为父亲的常书鸿百般舍不得她离去,但为了女儿的前途,又终于放手。三年之后,常沙娜其实还没学成毕业,但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她便听从了父亲的劝告,于1950年回国。常沙娜后来的艺术人生,也都是父亲的注视与帮扶之下成长起来的。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处处都能看到常书鸿这位父亲对女儿深情注视的目光,虽然他陪伴教育她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常沙娜确实始终都得到了父亲的百般关爱与培养,让她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后来,常沙娜也成为一名卓有成就的艺术大家,也算是女承父业。



20世纪50年代,常书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工作。(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生活融为一体,在作品中,我们读到,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女儿的美,发现了女儿的冰雪聪慧,感觉女儿就像壁画上的飞天一样,他把生活和艺术混合在了一起,艺术即是生活,生活也是艺术。这种妙不可言的感悟无疑令人向往。这是一种如歌的人生,一种如诗如画的生活。当然,常书鸿对艺术的忘我境界亦令人叹止。

这部作品最生动的是曲折的情节。一部作品好不好看,不仅要有大量的细节,更重要的还要有千回百转的情节。譬如,这部作品对常书鸿如何发现前妻的婚外情,包括这桩婚外情是怎么星火点燃的,描写得非常细致:渴的时候有人给她端茶送水,饿的时候有人送来美味,最终,陈芝秀和赵忠清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在常书鸿尚未发觉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婚外情。当常书鸿发现妻子舍弃幼儿离家出走后,他当即骑马穷追妻子,这个过程也很生动。最后他摔断了腿,幸亏被玉门石油工人孙建初救下,故事由此得以继续。又譬如,常书鸿跟李承仙在战乱年代的初次邂逅,和一年后两人再次相遇,由沈福文做媒,这两个相差23岁的人出人意外地走到了一起,结果竟

成就了一段令人欣羡的婚姻。这样的故事也很生动。包括那些普通人、小人物的故事,虽然笔墨不多,但也都很动人。比如常书鸿这位平凡平凡的敦煌的画工,一辈子追随常书鸿,坚守在敦煌,忠心耿耿,不屈不挠,这样的小人物带给人的是温暖与善美的情感,形象也很感人。国民党的陈县长,是当官不作为、官僚主义的典型,当常书鸿向他求助时,他说本县只需贴一个布告让老百姓不要去偷窃敦煌的文物就行了,常书鸿向他请求拨款砌一堵墙保护敦煌,他就是不给经费。国民党的李师长在陈县长的陪同下,到敦煌去强索雕塑文物,被常书鸿坚决拒绝,但他善于与之周旋,过程相当曲折,最终没让对方得逞,常书鸿只答应让他们从自己女儿的画里挑一幅,对方觉得常沙娜的画比得上飞天壁画的优美,又“得寸进尺”挑走了两幅。这寥寥数笔的描写都能看出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

总之,叶文玲的确写了一本有价值的好书。它不仅是传记文学,也是非常好的故事读本,在带给读者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思想启迪的同时,也能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

叶文玲著《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确是一部好书,我是一口气就读完了。最难得的是,这是一个作家写一个艺术家的著作。其实,作家也是艺术家,因此作家笔下的艺术家传记特别好读,因为作者与传主惺惺相惜,作者对传主的经历感同身受,甚至时常将自己置换成了传主,以传主人生写自己亲历和感悟。二者都是灵魂工程师,都承担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责任。叶文玲老将出马,必非凡响,她写的传记跟一般的传记的确不可同日而语,文笔老到娴熟。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作者叶文玲是浙江台州人,久居杭州,杭州人写杭州人,更加心有灵犀。——常书鸿之后的敦煌守护者樊锦诗也是杭州人,两个东南沿海的人甘愿跑到西北荒漠去守护敦煌,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事情。

叶文玲写常书鸿,首先是怀着对当代乡贤的敬慕和尊重之情。在作品的《后记》里她也写到了自己当年是怎么遇到常书鸿,怎么动了念头写他的。作者其实正是出于对文化乡贤的敬重景仰之情而写常书鸿的,这部《常书鸿传》可以说是一部用真情写下的好书。

当然,关于常书鸿,最早的文学书写当属同为浙江南浔作家徐迟的《祁连山下》。徐迟笔下的常书鸿,自称要用虚构的手法写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实际上他所写的虚构的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因为他所写的其实就是常书鸿的故事。尽管《祁连山下》的主人公的名字是用的化名,叫尚达,但他的经历遭遇和常书鸿基本一致。后来,又有甘肃作家王家达写的报告文学《敦煌之恋》,这部作品不仅写常书鸿,也写段文杰、樊锦诗以及其他的敦煌守护者,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因此,敦煌不仅是一座艺术的宝库,文明的宝库,也是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和宝库。有这么多作家都关注敦煌这样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或者文化遗产,聚焦守护敦煌的人亦即敦煌的守护者,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写作现象,或许可称为报告文学写作的集聚效应和“簇生现象”。

这部作品最鲜活的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德有道的物,最重要的是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品行高洁、志存高远的仁人志士。首先是主人公常书鸿,他一生秉执一事,终生毕一事,就是把敦煌守护好、利用好、开发好,将个人的职业事业、理想追求、奋斗拼搏,同一件伟大的事情关联起